

馆藏精品

永乐大典

主编 郑福田

远方出版社

永乐大典

主编 郑福田

第十五卷

远方出版社

数字图书馆
PDG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永乐大典/郑福田主编 - 呼和浩特: 远方出版社, 2005. 11

ISBN 7 - 80723 - 108 - 4

I. 永… II. 郑… III. 百科全书 - 中国 - 明代 - 缩写本
IV. Z22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138929 号

永乐大典

主 编: 郑福田

出版发行: 远方出版社

社 址: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

邮 编: 010010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一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 850 × 1168 1/32

字 数: 490 千字

印 张: 275

版 次: 2006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2000 套

标准书号: ISBN 7 - 80723 - 108 - 4/K · 1

定 价: 960. 00 元 (全 48 册)



目 录

目 录

永乐大典

- 永乐大典卷之五千三百四十五 十三萧 (1)
〔原藏北京图书馆〕
- 永乐大典卷之五千七百六十九 十六麻 (82)
〔原藏天津徐氏〕
- 永乐大典卷之五千七百七十 十六麻 (130)
〔原藏天津徐氏〕

新
知
船
聲
PDG

永乐大典卷之 五千三百四十五 十三萧

1954年6月苏联送还

潮 潮州府三

永
乐
大
典

【图经志】：唐韩昌黎《请置乡校牒》孔子曰：道之以政，齐之以刑，民免而无耻，则不如以德礼为先，而辅之以政刑也。夫欲用德礼，未有不由学校师弟子者。此州学废日久，进干明经百十年间不闻有业成。贡子王庭，试于有司者，人吏目不识乡饮酒之礼耳。未闻鹿鸣之歌，忠孝之行不劝，亦县之耻也。夫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。今此州户万有余，岂无庶几者耶？刺史县令，不躬为之师，里闾后生，无所从学耳。赵德秀才，学雅专静，颇通经，有文章，能知先王之道，论说且排共端而宗孔氏，可以为师矣。请摄海阳县尉，为衙推官，专勾当州学以督生徒，兴恺悌之风。刺史出已俸百千以为举本，收其赢余，以给学生厨饌。

《潮州谢孔大夫状》：伏奉七月二十七日牒，以愈贬授刺史，特持加优礼，以州小俸薄，虑有关乏，每月虽给钱五十千以送。使钱充者开缄捧读，惊荣交至。顾已量分，惭惧益深。欲致辞为让，则乘伏属之礼；承命苟贫，又非循省之

道。进退反侧，无以自宁。其妻子男女，并孤遗孙侄奴婢等，尚未到官。穷州使宾罕至，身衣口食绢米足充，过此以往，实无所用。积之于室，非庶者所为。受之于官，名且不正。特蒙眷待，辄此披陈。

赵德《昌黎文录序》：昌黎公圣人之徒欤？其文高出，与古之遗文不相上下。所履之道，则尧舜禹汤文武周孔孟轲杨雄所授受。服行之实也，固已不杂其传。由佛及聃，庄杨之言不得干其思。入其文也，以是光于今，大于后，金石销铄，斯文粲然。德行道学，又庶几乎古，蓬茨中手持目鉴，饥食渴饮，沛然饱满。顾非适诸圣贤之域，而谬志于斯，将所以盗其影响，僻处无备，得以所遇，次为之卷，私曰《文录》实以师氏为请，益依归之所云。

昌黎《鳄鱼文》：维元和十四年四月二十四日，潮州刺史韩某，使军事卫推秦济以羊一猪一，投恶溪之潭，以与鳄鱼食，而告之曰：昔先王既有天下，烈山泽罔握刃，以除虫蛇恶物为民害者，驱而出之四海之外。及后王德薄，不能奄有，则江汉之间，尚皆弃之，以与蛮夷楚越。况潮岭海之间，去京师万里哉？鳄鱼之涵淹卵育于此，亦固其所。今天子嗣唐位，神圣慈武。四海之外，六合之内，皆抚而有之。况禹迹所掩，扬州之近地，刺史县令之所治，出贡赋以供天地宗庙百神之祀之坏者哉？鳄鱼其不可与刺史杂处此土也。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，治此民。而鳄鱼不安溪潭，据处食民畜熊豕鹿麋，以肥其身，以种其子孙，与刺史抗拒，争为长雄。刺史虽弩弱，亦安肯为鳄鱼低首下心，伛偻俛为吏吏羞，以偷活于此耶？且承天子命以来为吏，固其势不得不与

鳄鱼辩。鳄鱼有知，其听刺史言，潮之州，大海在其南，鲸鹏之大，蝦蟹之细，无不容归。以生以食，鳄鱼朝发而夕至也。今鳄鱼约，尽三日，其率丑类，南徙于海，以天子之命吏。三日不能至五日，五日不能至七日，七日是终不肯处也，是不有刺史听从其言也。不然则是鳄鱼冥顽不灵，刺史虽有言，有闻不知也。夫傲天子之命吏，不听其言，不徙以避之，与冥顽不灵而为民物害者，皆可杀。刺史则选材技吏民，操强弓毒矢以与鳄鱼从事，必尽杀乃止，其无悔。

《奈界石神文》：或言即三山国王。维年月日，潮州刺史韩愈，谨遣耆寿成寓，以上清酌少牢之奠，告于界石神之灵曰：惟封部之内，山川之神，克庥于人。官则置立室宇，备具服器，奠饔以时，淫雨既霁，蚕穀以成，织妇耕男，忻忻行行，是神之庥，庇于人也。敢不明受其赐，谨选良月吉日，斋洁以祀，神其鉴之。

《祭城隍文》：维年月日，潮州刺史韩愈，谨以荣毛刚烈清酌庶羞之奠，祭于城隍之神，间者以淫雨，将为人灾，无以应贡赋，供给神明，上下获罪罚之故，乃以六月壬子。奔走分告，乞晴于尔明神。明神悯人之不辜，若响若答，粪除天地山川，清风时兴，白日显行，蚕穀以登。人不咨嗟，惟神之恩，夙夜不敢忘怠，谨卜良日，躬率将吏，荐兹血毛，清酌嘉羞，侑以音声，以谢神贶，神其餐之。

《祭大湖神文》：维年月日，潮州刺史韩某，谨差报潮阳县尉史虚已以特羊庶羞之奠，告于大湖神之灵：某承朝命为此州长，今月二十五日至治下，凡大神降依庇贶斯人者，皆某所当率徒属奔走致诚，亲执祀事一朝庭下。今以始至，方

上奏天子，思虑不能专一，冠衣不净洁。于人吏未相识，知牲牷酒食器皿饔币不能严清，又未卜日時，不敢自荐见，使摄潮阳县尉史虚已以告，神其降鉴。又云云，谨以清酌服修之尊，祈于大湖神之灵曰：稻既穗矣，而雨不得熟以获也。蚕起且眠矣，而雨不得老以簇也。岁且尽矣，稻不可复种，而蚕不可复育也。农夫桑妇将无以应赋税继衣食也。非神之不爱人，刺史失职也，百姓何罪，使至极也。神聪明而端一，听不可滥以惑也。刺史不仁，可坐以罪，惟彼无辜，惠以福也。沉沉云阴，卷月日也。幸身有衣，口得食，给神役也。充上之须，脱刑辟也。选牲为酒，以报灵德也。吹掣管鼓，侑香洁也。拜庭跪坐，如法式也。不信当治，疾殃殛也。神其尚饔。

又云云惟神降依兹土，以庇其人。今兹无有水旱、雷、雨、风、火、疾疫，为灵各宁厥宇，以供上役。畏吏免被其谴，赖神之德，夙夜不敢忘谨具食饮，躬斋洗，奏音声，以献以乐，以谢厥肠，不敢有所祈。

宋陈尧佐《招韩文公文》并序。祭法。法施于民则祀之。祀之之义，盖所以奖激忠义而厉贤材也。唐元和十四年，昌黎文公愈，以刑部侍郎出为潮州刺史。至郡声以孔子之道教民，民悦其教，诵公之言，藏公之文，绵绵焉迄今知学者也。郡之下即恶溪焉，有鱼曰鳄，陆生卵化，蛟之流也。大者仅百尺，小者即其子孙耳。早暮城下以人为食，虽牛马羊豕见必尾之。居民信宿大风雨，率其种类而遁。郡之上下才一舍不居焉，民到于今赖之。溪东有亭址存焉，俗曰“侍郎亭”，即以公尸之也。南粤大率尚鬼，而公之祠弗立，

官斯民者，又曰仁乎？余由京府从事，出吏兹土，观求所然，颇得其实，且欢旧政之阙也。会新夫子庙，乃辟正室之东厢，为公之祠焉。既祠之，且招之曰：公之生而不及见之兮，惟道是师。公之没不得而祀之兮，乃心之悲。蚩蚩烝民兮，奉实有亏。济济多士兮，官斯者谁？南奥之裔兮，在天一涯。吾道之行兮，自公之为。苍苍海隅兮，咸阅礼以敦诗。浩浩江湍兮，悉走害以奔奇。功之大者，亘古今而不衰。德之盛者，偕轲雄而并驰。何庙食之弗供兮，俾祀典之孔隳。实我生之包羞兮，亦斯文而已。耿耿逐字兮，孔堂之东。俨俨盛服兮，如生之容。辟窈窕之轩松兮，列游夏之朋从。陈浊洁之俎豆兮，奏铿锵之鼓钟。顾丘祷之不繇兮，幸神道之来通。庶斯民之仰止兮，尊盛德以无穷。

陈尧佐《鳄鱼文》并序 已亥岁，余于潮州建昌黎先生祠堂，作招韩辞，载 鱼事以旌之。后又图其鱼为之潜，凡好事者，即以授之。俾天下之人，知韩之道不妄也。明年夏，余郡之境上，地曰万江，村曰硫黄。张氏子年始十六，于其母濯于江浹，忽鳄鱼尾去，其母号之弗能救。洎中流则食之无余。余闻而伤之，且谓天子圣武，王泽昭洽，刑不僭，赏不滥，海内海外，罔不率俾昆虫草木裕如也，鳄鱼何悖焉，而任毒任虐之如是，是不可不为之思也。命县邑李公诏郡吏杨勋拿小舟，操巨细，驰往捕之。咸谓余曰：“彼不可捕也。穴深渊游骇浪，非人力之所能加也。”余则以为不然。复之曰“方今普天率土，靡不臣妾。山川阴阳之神，奉天子威命，晦明风雨弗敢渝。鳄鱼恃阴于远，毒兹物律，杀人者死，今鱼食人也，又何疑焉？昔昌黎丈公投之以文，则

引而避，是则鳄鱼之有知也。若之何而遂之？姑行为，必有主之者矣。苟不能及，余当请于帝，躬于鳄鱼决。”二吏既往，即以余言告之，乃投网辄止伏不以举，繇是左右前后力者凡百夫，拽之以出。絨其吻，械其足，檻以巨舟，顺流而至。全郡闻之，悉曰：是必妄也，安有食人之鱼形，越数丈而能获之者？”既见之，则骇而喜，且曰：“生于世有百岁者矣，凡上下水中，或见其隆伏髻髯之状，虽相百步，尚不敢抗；今二吏捕之犹拾芥，实今古之所未闻也”。向非公之义洽于民，公之令严于吏，自诚而不欺也，又安能殖巨害，平大怨，宣王者之威行焉？余始慎之终得之，又意韩愈逐之于前，小子戮之于后，不为过也。既而鸣鼓召吏告之，以诛其首而烹之。辞曰：水之怪则曰恶兮，鱼之悍则曰鳄兮，二者之异，不可度兮。张氏之子，年方弱兮，尾之食之，胡为虐兮。戟戟母氏，俾何说兮，余实命吏吏，颜斯忤兮。害而弗去，道将索兮。夙夜思之，哀民瘼兮，赳赳二吏，行斯恪兮。矫矫巨尾，迎而搏兮。获而献之，俾人乐兮。鸣鼓召众，舂而斲兮。而今而后，津其廓兮。

王十朋《祭王尚书大宝文》：惟公生稟南方，君子之强，簸弄明月。于潮之阳，妙龄射策。遇太上皇，擢为亚魁，名震四方。权臣用事，明哲自将，潜心问古，得圣行藏。于《易》《春秋》尤其所长。帝初览权，思用忠良。貳我成均，儒林有光。说书崇政，屡上封章。帝嘉其直，人指曰狂。出守东嘉，奉祠故乡。主上龙飞，召自南荒。以长谏垣，以肃周行。正色立朝，谔谔以昌。笔端凜然，不赦豺狼。言如蓍龟，去自芬芳。公虽在外，上念不忘。入司喉舌，行登庙

堂。彼何人斯，敢为藏仓。如毁日月，于明曷伤。身虽可屈，肠不减刚。归老于家，天相寿康。名德益尊，如曲江张。如余襄公，如日南姜。盍归乎来，弼谐赞襄。天不忍遗，哀哉讫亡。 十朋昔以诸生，受知上庠。穷第来归，礼遇共常。公居谏省，我滥其网。人呼二龟，亦曰两王。举岂虎偶，葭依玉傍。把麾泉南，稍近门墙。敬虽获修，见则靡遑。忽闻讣音，痛摧肺肠。譬彼大厉，坏其栋梁。如体无骨，四支曷强。为国惜贤，潜然涕滂。

苏东坡《祭远游先生吴子野文》：朝奉郎提举成都王局观苏轼，谨以清酌庶羞之奠，告于故麻田子野远游吴君先生之灵。 呜呼子野，道于世远。寂然自求，阖门垂帷。兀然坐忘，有似子微。或似壶子，杜气发机。遍交公卿，靡所求希。急人缓己，忘其渴饥。道路为家，惟羲是归。卒老于行，终不自非。送我北还，中道弊衣。有疾不药，但却甘肥。问以后事，一啸而麾。飘然脱去，云散露晞。我独何为，感欢嘘歔。一酌告诀，逝舟东飞。尚飨。

《韩文公朝碑》：匹夫而为百世师，一言而为天下法。是皆有以参天地之化，关盛衰之运。其生也有自来，其逝也有所为，故申吕自岳降，传说为列星，古今所传，不可诬也。孟子曰：“我善养吾浩然之气。”是气也，寓于寻常之中，而塞乎天地之间。卒然遇之，王公失其贵，晋楚失其富，良平失其智，贲育失其勇，仪秦失其辩，是孰使之然哉？其必有不依形而立，不恃力而行，不待生而存，不随生用死非而亡者矣。故在天为星辰，在地为河岳，幽则为鬼神，而明则复为人。此理之常，无足怪者。自东汉以来，道丧文弊，异端

并起。历唐正观开元之盛，辅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。独韩文公起布衣，谈啸而麾之，天下靡然，从公复归于正，盖三百年于此矣。文起八代之衰，道济天下之溺。忠犯人主之怒，而勇冠三军之师。此岂非参天地，关盛衰，浩然而独存者乎？盖尝认天人之辨，以谓人无所不至。惟天不容伪，知可以欺王公，不可以欺豚鱼。力可以得天下，不可以得匹夫匹妇之心。故公之精神能开衡山之云而不能回宪宗之惑。能训作驯非鳄鱼之暴而不能弥皇甫铎李逢吉之谤。参信一南海之民朝食百世。始潮人未知学公，命进士赵德为之师，自是潮之人士皆笃于文行，延及齐民至于今，号称易治。信乎孔子之言。君子学道则爱人，小人学道则易使也。潮人之事公也，饮食必祭。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祷焉。而庙在刺史公堂之后，民以出人为艰。前守欲请诸朝，作新朝不果。元祐五年，朝散郎王君洙来守是邦。凡所以养士治民者，一以公为师，民既悦服，则出令曰：愿新公庙者听，民欢趋之，卜地于州城之南七里，期年而庙成。或曰，公去国万里而谪于潮，不能一岁而归，没而有知，其不眷恋于潮也审矣，轼曰不然。公之神在天下，如水之在地中，无所往而不在也。而潮人独信之深，思之至，为焄蒿凄怆。若或见之譬如凿井得泉，而曰水专在是，岂理也哉？元丰元年，诏封公昌黎伯，故榜曰昌黎伯韩文公之庙。潮人请书其事于石，因为作诗以遗之，使歌以祀公。其辞曰：公昔骑龙白云乡，手扶云汉分天章。天孙为织云绵裳，飘然乘风来帝傍。下于浊世扫粃糠，西游咸池略扶桑。草木衣被昭回光，追逐李杜参翱翔。汗流籍湜走且僵，减汝倒影不可望。作书诋佛识君王，要观

南海窥衡湘。历舜九嶷衡吊英皇，祝融先驱海若藏。约束蛟鳄如驱羊。钧天无人帝悲伤，讴吟卫招遣巫阳。爆牲杂卜羞我觞，于烁荔丹于蕉黄。公不少留我涕滂，翩然被发下大荒。

东坡《远游菴铭》并序：吴复古子野，吾不知其何人也，徒见其出入人间，若有求者，而不见其所求。不喜不忧，不刚不柔，不隋不修，吾不知其何人也。昔司马相如有言列仙之儒，居山泽间，形容甚鄙之。乃取屈原远游作《大人赋》，其言宏妙，不遣而放。今子野行于四方十余年矣，而归于南海之上，必将俯仰百世，奄忽万里，有得于屈原之远游者。故以名其庵而铭之曰：悲哉世俗之迫隘也，愿从子而远游，子归不来而吾不往，使罔象乎相求。问道于屈原，介车于相如，忽然不自知，历九嶷而遇崇丘。宛兮相逢乎南海之上，踞龟壳而食蛤者必子也，庶几为我一啸而少留乎。

胡铨《王尚书墓铭》：于吁噫嘻，材何难耶？抑偶生耶？谓为固耶？曷用而不尽耶？上在潜宫，公力抗议，太上感悟，卒定大计。隆兴之初，笔稿典礼。曾不逾时，擢试谏议。屡婴逆鳞，谏慝褫气。肉食者鄙，相时射利。请罢督府，专守和议。公三抗疏，面折力诋。触宰相嗔，左官司司马，引疾丐归，诏留不可。回首谓铨，君遂孤立。相顾泫然，作新亭泣。乾道改元，召擢常伯。突不得黔，何独叹墨。一片不复，善类太息。殒石经皇，以表夕室。

廖德明《八贤赞》：天水先生赵公：

粤始距今，五百载余。风同邹鲁，此其权舆。簸弄明珠，光联北斗。沾溉者多，实维师友。

贤良都连许公：

天赋共才，帝加优擢。褒然之举，声动海岳。于尘埃中，已遇知音。在处护持，德重神钦。

草节先生林公：

直忤权贵，忠彻冕簇。一官莫繁，拂衣归休。俯视玄虚，研深探繇。会我真机，有待其后。

知郡直讲卢公：

名闻于朝，文行经学。法蠹力陈，持论尤确。朱轡蒞车，未竟发舒。仰止高风湖，山旧庐。

远游先生吴公：

车辙盈门，心不染尘。问及源委，契妄而真。无取无求，不忧不喜。清风万古，有道之士。

金紫知郡刘公：

辞爵弗受，解章弗绶。却返真游，琼楼玉馆。青娥有约，素屏留诗。问君来时，蟠桃为期。

知郡朝散张公：

竹符千里，一片水壶。传家有子，不队清孤。南国仪刑，上心简记。万古难磨，屏间姓字。

阁学尚书王公：

逊步举首，投闲下僚。正涂再辟，喉舌清朝。谋声沃心，言多逆耳。进退从容，直道终始。

后序：

事有当于人心而关于风俗教化之本，郡子于斯不容已。盖今之为郡者，惟汲汲于财赋狱论簿书之末。风化之本，鲜有经意。沈侯自脱履文闱，驰声仕路，被荐公朝者屡矣。治

郡牧民，出于存诚。故洞明本末，加以天资高明，学力宏博，发为文章政事，过人远甚。昔柳恽有具美之称，谓其才艺可了十人余。今于沈侯见之，公之嗜好一无所溺。惟寓意于翰墨，考古访贤，意谓风俗之本，教化之原。自贤者出，究唐以来，所得八人，其余特未易概举，要之八贤。道义文章，青史中罕见。其建祠立象，冠湖山之颠，以鼓舞邦人，顾不微欤。经曰：虽无老成人，尚有典刑。吾夫子亦以文献不足，不能证夏商之礼。八贤者，典刑也。文献也，风俗之本也。想夫英灵萃上，鹤之在表。今昔孰是，鹿之覆樵。梦觉皆非，惟尔邦人。桑之于梓，必恭敬止。况令仪令则，洋洋如在其上，瞻仰之际，岂不发感动之机。东汉之时陈实平心率物，以处乡间。人有化争讼，为晓曲直。退而叹曰：宁为刑狱所加，不为陈君所短。王烈以义行称，乡里有为盗者，请罪曰：刑戮是甘，乞不令王彦方知之。由是而观贤者之有益于风化，岂浅浅哉。去古还矣，九原不可作矣。植表未仪，化顽成仁，亦庶几焉。

王大宝撰《韩木赞》潮东山上有亭，唐韩文公游览所也。亭陆有木，蚪干鳞文，叶长而傍稜，耆老相传公所植也，人无识其名，故曰韩木。乃橡子木，广无是种，故潮人不识之。上株既老，类更滋蕃，遇春则华，或红或白，簇簇附枝，如桃状而小。每值士议，春官邦人以卜登第之祥，其来旧矣。绍圣四年丁丑开盛，倾城赏之。未几，捷报三人，盖比前数多也。继是榜不乏人，繁稀如之。最盛者崇宁五年，宣和六年也。今不花十有五载，人材未遇。或时运适然，未可知尔。大宝当读苏端明为公庙碑，论能不能，有天人

辨。穷观公植之木，能逃化机，为一方瑞。夫岂容伪，殆其善教之道，反造物而藏诸用，使潮人思慕，千万年莫之厌者矣。碑何以不书？未盛也，盛而无妄，邦人诚之。诚而不书，天下后世曷然之？夫鸟兽草木之奇，符于前事谓之现瑞。箫韵仪凤，而周亩嘉禾，各以类应。公刺是邦，命师训业，绵绵厥后，三百余年，士风日盛。效祥于木，理之宜然。若乃术业荒忽，惟瑞灾害证，书世妄诞者之为，君子鄙之。为之讲曰：召公之棠，孔明之柏，既诵勿剪，且歌爱惜。瞻彼韩木，是封是沃，匪木之渎，德化维服。化隆而孚，华繁以符，邦人励之，此理匪诬。

陈文惠公撰《鱼图赞》：余读昌黎文公传，见鳄鱼事甚异。且未敢诚其说。太岁己亥，出官海上，乃公之故郡也。郡之下即大江焉，讼口而下，舟人则曰人恶，以其沉渊巨浪覆者相继也。江有鳄鱼，大者数丈，玄黄苍白厥类惟错，似龙无角，如蛇有足。卵化谷间，其卵无数，大率成鳄鱼者一二焉。余则或鼃或鼃。鳄鱼喜食人，狎于水者每罹害，民居畜产亦辄尾去。潮州旧苦此患，俗不能禁。元和中，公出刺下车，文而逐之，信宿鳄鱼遁去，郡之上下有三十里不居焉。自是州孰无之，殆今犹然。余至郡，访其事，乃于传舍，始信史氏之不诬也。会蜒网于渊，获始化者以献。悍目利齿，见者骇焉。呜呼，貌狠而性仁者有之乎？孔子曰有教无类。小人之殆不若此乎？余感公之行事，乐鱼之迁善，且虑四方未之信也，乃图而赞之：

惟水之奇，有鱼曰鳄。利口剑戟，贪心溪壑。猗欤文公，示之好恶。鱼既化焉，人宁不作。图鳄时犹未戮鳄，故赞

中不及之。

元周伯琦伯温《肃政箴》：元稽古建官，分天下为二十又二道，设肃宪政使者，岁巡部境，察民俗，以树政网，以绊吏治，方岳是宁，邦本是固。岭南古百粤地，广是都会，东宪府在焉。潮去广二千里，盖东履至是而止。岸海介闽，舶通瓯吴，及诸蕃国，人物辐集，而又地平土沃，饶鱼盐，以故殷给甲邻郡。然贾集岛里，农错洞獠。完孽荐蠹，狱犴独滋。子特宪节，以至正六年岁丙戌之腊至潮。适诏天下肆大眚，减租征，惠安元元。于是边围告靖，吏牍十汰其九。而有司繁不原者，具狱犹三十又四，总之百七十余。人乃谳释其枉，若洼者三之一，论当者半之。决壅锢隙，硃墨籓残，申明要束，道以德礼。吏民颇重犯法，由是而变庶几哉。昔人所谓海濒邹鲁者，于乎匹氓寸壤，全归版图者将百年。圣天子声教訖四海，而现成宦臣者尤至。则凡承是任者，靡间迤逦，孰敢不自献，以远然外之德然于苍生哉？爰作《肃政箴》刻于分司之署，以念来者，其词曰：惟辟代天，立法人民。秉法率下，职在宁臣。准夫直指，周建汉因。彝黄招揭，用礼体仁。刑以弼教，战处革器。明目远聪，授节方巡。水霜时肃，以远阳春。政滞情遏，恫疔乃身。黻货灭公，济天怒神。正已正人，孰敢不循。纪网吕振，风俗吕淳。致告执事，敬慎咨询。是月己酉，经筵参赞官，朝散大夫仓海北广东道肃政廉访司事，鄱阳周伯琦伯温甫记，并书篆。时左史长沙田仁德济可，姑孰邢思羲仁仲偕行。越二日丁亥，宪府译掾贺兰普颜不毕从昇，钦奉圣旨，作新风宪，来潮宣谕。